

大同城墙大同情

□ 郭文杰

晨曦初照，大同的城墙从沉睡中悠悠苏醒，古老的砖石上映射着岁月的斑驳光影，似在静静诉说着这座城的往昔。我怀揣着敬畏与深情，轻轻走近她，聆听那穿越千年的历史跫音。

抚摸着城墙粗糙而厚实的墙体，我仿佛触摸到了北魏平城的雄浑气魄。那时的大同，作为北魏都城，城墙之下应是车水马龙、繁华喧嚣，鲜卑族的豪迈与中原文化的儒雅在此交融汇聚，共同勾勒出一幅民族大融合的壮丽画卷。每一块砖石承载着工匠们的心血与智慧，他们精心雕琢、悉心垒砌，让这座城墙有了抵御外敌的坚毅，也有了包容万象的胸怀。

沿着城墙漫步，朔风吹过脸颊。城墙宛如一条蜿蜒的巨龙，盘踞在这片土地上，守护着大同的山川与子民。遥想

明朝徐达增筑城墙之时，定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。军民一心，为保家卫国而辛勤劳作，一砖一瓦皆凝聚着对家园的深情眷恋。那高耸的城楼，曾有瞭望兵卒坚毅的目光，时刻警惕着远方的烽火；那宽阔的城垣，曾有士兵们巡逻的足迹，踏出了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。

如今，城墙虽已不再承担军事防御的重任，却成为了大同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精神家园。城墙下的广场上，老人们悠然地打着太极，一招一式尽显生活的从容；孩子们欢快地奔跑嬉戏，笑声在空中回荡，传递着无尽的欢乐与活力。城墙见证着大同人的生息繁衍，见证着大同城的沧桑巨变，她是大同人民喜怒哀乐的默默倾听者。

华灯初上，城墙被璀璨的灯光装点

得如梦如幻。金色的光辉勾勒出城楼的轮廓，使其更显巍峨壮观。此时的城墙，在夜色中熠熠生辉，吸引着四方来客。游客们驻足观赏，惊叹于她的雄伟壮丽，而大同人则是面带微笑，眼中满是自豪与深情。因为这座城墙，不仅是历史的遗迹，更是大同人灵魂深处的情感寄托，它承载着先辈们的荣耀与梦想，也孕育着大同未来的希望与辉煌。

大同的城墙，是一部无言的史书，镌刻着城市的兴衰荣辱；大同的情，是一首悠扬的赞歌，传唱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。城墙与情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魅力，让每一个来到大同的人，都能感受到那份浓厚的历史底蕴和温暖的人文情怀，沉醉在这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城中，不愿离去。



我站在雪地上

□ 黑牙

在日子的围观下，我不断重复着一件事：从一地鸡毛中，寻找那只赤裸的鸡。我坚信掉落的羽毛，会回到原来的身子，丢失的啼鸣，会从下一个高处喊回来。多数情况下，我站在雪地上，像一个突兀的叹号，没关系。那些洁白之物，自有高天收藏。而曾令我避之不及的灰尘，将留下来。像一件旧衣服，遮掩我的羞愧，也带给我温暖。

大寒，亦大暖

□ 袁家莉

古人云：“大寒为中者，上形于小寒，故谓之大……寒气之逆极，故谓大寒。”大寒，作为二十四节气之尾，它不仅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时刻的到来，更预示着冬去春来的轮回即将开启。在这极寒之中，却蕴藏着无尽的人间温暖，恰如古诗所云：“寒冰封不住春意浓，人间烟火暖如融。”

大寒之暖，暖在亲情的守候与相聚。朔风呼啸，寒凝大地，大寒的冷冽似要将世间一切冻结。可就在这冰寒彻骨之际，人心却愈发温热。临近年关，漂泊的游子心愈发急切，那远方家中昏黄的灯火、父母的殷切期盼，如磁石般吸引着他们。“寒辞去冬雪，暖带入春风。”视频接通的瞬间，熟悉的面容、亲切的乡音跨越山海而来，驱散了周身寒意。正如白居易所言：“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”家，就是那份无论多冷都能找到的温暖港湾。

大寒之暖，暖在年味的浓厚与传

承。年味在大寒这一节气里被酝酿至最浓。集市上，人潮涌动，喧闹非凡。红通通的春联似火蛇舞动，书写着对来年的祈愿；大红灯笼高挂，宛如熟透的柿子，点亮了冬日的灰暗；还有那寓意吉祥的中国结，丝丝缕缕缠绕着团圆的梦。孩童们穿梭其中，手中的糖人甜了嘴角。老人们则精心挑选着供奉祖先的祭品，虔诚的面容满是对传统的敬重。“半盏屠苏犹未举，灯前小草写桃符。”从洒扫庭除到筹备年食，从张灯结彩到走亲访友，每一项习俗都是大寒与新春的接力，每一份忙碌都充满了温度。

大寒之暖，暖在自然的坚韧与顽强。虽然大地一片萧瑟，但松柏依然苍翠，傲立风雪之中，展现出不屈的生命力。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。”这不仅是对松柏的赞美，更是对生命力量的颂扬。在最寒冷的季节里，万物似乎都在默默积蓄力量，等待着春天的到来。田野间，虽不见绿意盎然，但泥土下，生命

的种子正蠢蠢欲动，准备迎接新生。这份静默中的坚韧，让人心生敬畏，也让人感受到生命的伟大与希望。

大寒之暖，还暖在文化的深邃与诗意。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以笔为舟，以诗为帆，在大寒的时节里寻找心灵的慰藉。“大寒雪未消，闭户不能出。”陆游笔下的寒冷，藏着一份静谧与沉思。而苏轼的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。”则以大寒之景，寓言人生之短暂与无常，却也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豁达。这些诗句，如同一盏盏明灯，照亮了寒冷中的心灵，让人在严寒中感受到文化的温暖与力量。

大寒，虽寒至极点，却也暖至人心。它教会我们在最艰难的时刻，也要怀揣希望，相信春天的脚步不会太远。正如那句诗所说：“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”大寒，亦大暖，它让我们在寒冷中看见温情，在萧瑟中看见生机，在平凡中看见伟大。

小年，是春节的序曲

□ 孙存红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“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。”……童谣声里，小年带着独有的韵脚，踩着岁月的鼓点轻盈地走来，奏响了春节的序曲。

小年一报到，大年随后就来到。北方多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，南方则多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。小年似如一首清新的诗，悄然翻开新春的扉页。我们山西大同的集市似乎是最先感知到小年氛围的地方，小年前几天，摊位上就摆满了琳琅满目的年货。火红的春联在风中舒展，似在诉说着新春的祈愿；福字倒悬，寓意着福到临门；年画里的胖娃娃抱着鲤鱼，脸上的笑窝藏着年的欢悦。人们穿梭其中，议价声、笑声交织，为小年涂抹上一层浓郁的烟火色。

民间小年，也被称为祭灶节、灶王爷。传说灶王爷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人间善恶，到除夕夜再返回灶底，奉旨赏善惩恶，或赐福或降灾。小年这天，家家

户户要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供上灶糖，让灶王爷吃得嘴甜甜的，好让他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。”灶王爷是天上级别最低的神仙，但他深入千家万户，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灶王爷的传说。

传说在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位俞公自认为经常行善，没有什么大过，却处处不顺，一年不如一年，由此便怨恨起上天的不公。他从40岁开始，每年的腊月二十三，都向灶王爷祈祷，请求灶王爷把他的怨恨传达给玉帝。直到他47岁时的除夕，灶王爷终于现身，指出俞公只是图虚名，空有行善之表，却无行善之诚心。俞公羞愧难当，从此痛改前非，不再怨天尤人，时时行善而不让人知道。由此，他的命运渐渐改变，五福俱全。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，却蕴含着人世间的大智慧。真正的行善之人，是不求回报的，更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。做好自己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、不自欺。

现代人的灶糖是小年的甜蜜使者。

麦芽糖制成的灶糖，在阳光下闪烁着琥珀光，咬上一口，黏性十足，甜意瞬间在舌尖绽放，那是童年最纯粹的幸福滋味。老人们在灶台边摆上灶糖，燃起几炷香，虔诚的仪式里满是对来年生活的憧憬。灶火跳跃，映照着家人的脸庞，温暖而祥和。

扫尘，是小年的庄重前奏。全家总动员，抹布拂去旧尘，扫帚扫尽积秽，角落都被擦拭一新。这一习俗宛如一场生活的洗礼，在清扫中拂去一年的疲惫与烦恼，迎接新春的希望与光明。窗明几净处，阳光倾洒，似为屋子披上金色新衣，也照亮了心底对新年的期许。

小年的夜，静谧而温馨。一家人围坐，包着饺子，唠着家常。饺子在锅里翻滚，热气腾腾。窗外，偶尔有烟花闪烁，点亮夜空；屋内，灯光昏黄，亲情满溢。此时，小年已将春节的序幕拉开一角，让我们窥见了那即将登场的盛大团圆与欢乐，静静等待着新春正式启幕。

乡村小年

□ 李文芳

祖父用黄胶泥糊好灶膛的江山灶君端坐灶前，收下人间甜言蜜语。忽略辛酸，苦辣。虔诚祈祷，朴素，简单，从不贪心。炕上剪窗花的母亲，依着图样剪出的喜鹊登梅并不伶俐。胖嘟嘟的喜鹊，让瘦弱的母亲心生羡慕。她多希望，自己是丰腴的，日子也是丰腴的。孩子们是小年自由的风，从东家跑到西家，从戏台跑到庙门，手里拿着自制彩色小风车，嘴里喊着“冲呀——冲呀——”。一不留神，高粱秆折断，风车倒栽葱，哄笑声，羞红了山顶夕阳的脸。

